

傅山傳

郝树侯



傅山傳

郝树侯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87

傅 山 传

郝树侯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6 字数: 136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*

书号: 11088·63 定价: 1.20元

前 言

傅山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个坚韧的爱国者，也是一位博极群书的学者。他又工书善画，特别是由于妙解医理和不问贫富、一视同仁地关怀病人的态度，获得了人民群众对他的好感。直至今天，他仍是民间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之一。

“傅山先生”四字，当我略有记忆的童年，已经印入脑海。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那一句“傅山先生写字——手熟为能”的歌后语，许多年来被作为教人勤学苦练的格言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地方上略有名望的知识分子，忍受艰苦，不甘心于日伪政权下讨生活，大家就称赞是“傅山精神”。由于上述原因，多少年来，我便在有的懂、有的不懂、有的似懂非懂的情况下，把他的遗著作了诵习和摸索。这一漫长期间，先后不断地受到师友、同志们在这方面的教益。

建国以来，由于党和政府文物政策的昭示，一向被私家辗转秘藏当作“子孙永宝”的傅山的手稿、墨迹，陆续地捐献或收购到国家，于是给我们提供出不少的前所未曾看到的资料。凡山西省文物局、山西省博物馆、山西人民出版社、山西省中医研究所、山西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得到这方面的新资料，我都能够先睹为快，从而开豁了、加深了我对傅山各方面的认识。

傅山一生的行动有许多是隐蔽的，因而他的生平，很难讲得详尽具体。他的好朋友戴廷栻意在吹嘘地夹杂了一些出于捏造的事实，有的人反信以为真。有关他的手稿墨迹，除已经散佚者外，一定还有不少的被珍藏于爱好者之手而没有露面；就现在公开于世的作品来看，有的隐奥难解，有的出于伪托。现在只就我所接触到而认为可信的材料，对这位先哲一生的思想、事迹，作一番较详、较深的探索。由于理论水平限制，难免有许多不正确甚至错误的地方，希望读者予以指教。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一、家世与家教.....	(1)
二、到京请愿.....	(6)
三、“兴亡着意拚”	(14)
四、“甲午朱衣系”	(23)
五、南行与“松侨”	(33)
六、“出乖弄丑”	(48)
七、傅山的爱国主义思想.....	(55)
八、傅山的哲学思想.....	(64)
九、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学术、艺术思想.....	(77)
十、傅山治学的精神与方法.....	(87)
十一、傅山的读书札记.....	(93)
十二、傅山的文论与散文.....	(100)
十三、傅山的诗词戏曲.....	(112)
十四、傅山论书法.....	(130)
十五、傅山论作人.....	(139)
十六、傅山的诊术和《傅氏女科》.....	(148)

十七、结语.....	(15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附录

阳曲傅先生事略 全祖望.....	(162)
傅山生年辨.....	(168)
傅山年表.....	(178)

一、家世与家教

太原城西北有一座海拔一千四百米的高山，叫做崛围山。每到秋天，山顶上蔓草灌木的绿叶，都变成朱红的颜色，展出了一幅“红留灌木、叶醉秋霜”〔1〕的天然图画，吸引着不少的游人，这就是太原八景之一的“崛围红叶”。崛围山以北，有一个孤秀特出的裂石山（一作烈石山），从它无数的岩缝里，日夜不停地渗透出涓涓流水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池沼。虽在酷热的暑天，来到这里的人，也会感觉出凛冽的寒意。这就是“烈石寒泉”。唐人李频《游烈石诗》“泉分石洞千条碧，人在冰壶六月寒”，逼真地描绘出它的形象。裂石寒泉也是太原的八景之一。发源于管涔山的汾河，穿过裂石山的峡谷，以浩浩荡荡的豪迈姿态，奔流而南。

在这山水环抱的地带，形成了疏密相间的几个村庄，其中有一个叫做“西村”，就是傅山的出生地。傅山自幼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，所以对于崛围、裂石、西山、汾流的歌吟，一生经常现露于诗篇。这些景物，有的还作为他绘画的题材。

傅山出生在阳曲西村。他的先世却是大同人。以后经过他的先人从大同迁移到忻州，再从忻州迁移到阳曲西村。他的先世所

〔1〕刘刊《霜红龛全集·古兰募引》。

以屡屡搬家，是由于他家同明朝的统治集团发生过一定的联系。原来明太祖洪武三年封他的第三子朱橚为恭王，世袭住在太原。朱橚又封他的第五子济焕为宁化王，孙辈美塔为临泉王，都在太原开府。傅山的六世祖天锡做过临泉王府的教授，曾祖朝宣做过宁化王府的仪宾、承务郎。傅天锡从大同移家到忻州，傅朝宣从忻州移家到太原〔1〕。

他的祖父傅霖，嘉靖壬戌科进士，做过山东辽海参议、朝议大夫；二祖父傅震，是嘉靖辛酉科举人，当过耀州知州。傅霖是封建社会被称为“乐善好施”的人物。万历三十七年（公元1609年），太原遭了旱灾，傅霖施粥一百天，出小米四百斛。以后又有一年荒旱，傅霖在太原小弥陀寺供应柴炭，放施米粥〔2〕，收容贫民住宿。

他父亲傅之谟，万历年间的贡生，号离垢先生，过的教书生活。母亲陈氏，是忻州（今忻县）陈村的秀才陈勗的女儿，于清朝顺治十七年（公元1660年）十一月二十八日逝世，终年八十四岁，人们尊称她为“贞髦君”。明亡以后，傅山舍弃家园，陪伴母亲，到处流浪，在艰难岁月里，经常吃些沙蓬、苦苣一类野菜，老人丝毫不出怨言。以后傅山下狱，亲友们都主张设法营救。老人说：“我儿被捕，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，就是死了也应该，不必救他。不过他只有一个儿子——眉，能使这个孙儿保全，延续傅氏香火，也就够了！”〔3〕她就是这样深明大义。

傅山兄弟三人，他是排行第二。长兄名庚，字子由，中过秀才。弟弟名止，字行可。他的兄弟们，对他一生的活动，都起过

〔1〕道光刊《阳曲县志·徵君事实》。

〔2〕道光刊《阳曲县志·志余》。

〔3〕孙奇逢《贞髦君墓志》。

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。

傅山就生长在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中。

前边提到傅家和晋王府有过亲戚关系，但在傅山看来，这一门亲戚对自家的“书香门第”并不足以增添一点光彩，反而给他脑海中留下深刻的不良印象。原来傅朝宣做宁化王府仪宾（明朝对亲王、郡王的女婿，称作仪宾），是在出其不意的一刹那间突然袭击下被逼成婚的。傅朝宣少年英俊，经常路过宁化府，王府的手下人，早已暗地里把他当作王女的合格对象。有一天，朝宣经过宁化府，被这班手下人你拉我推拥进王府去，当下“簪花挂红”（王府给选中的女婿，簪花挂红，叫做插戴），不让他出去。立刻禀明府主，招他做了仪宾。从此朝宣荒废了学业，每天过起朝王、画卯以及应付那些拿腔做势的中官、宫人们的肮脏生活。朝宣虽然极不乐意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这个王女没有生育，后来允许朝宣另纳殷氏为妾，才生下傅霖等兄弟三人。当傅霖刚刚出生，他的祖母王氏在忻州听到这一喜讯，生怕小孙儿落到王女和宫人的手中，遭受虐待，立刻跑到太原，把小孙儿抱回忻州，由她自己抚养。每当早晨到井边汲水，她一定要用裙子把小孙儿缚缠在胸前，并对人说：“万一不慎我堕入井中，情愿孙儿随我同归于尽，也不愿意使孙儿落到别人手中。”作为王府仪宾的傅朝宣，就是在这样齷齪、苦恼的生活中度过了一辈子。他临终遗嘱：“有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，以不孝论，族人鸣鼓攻之！”〔1〕

傅朝宣被逼成婚的经过以及傅霖婴儿期的际遇，傅山幼年时期就听他父亲讲过。他父亲每讲到这些故事，伤感地频频掉泪。

〔1〕刘刊《霜红龕全集》卷二十九。

因而在傅山童稚的心灵中，早已撒播下对所谓贵人、权门发生反感、厌恶的种子。到后来便形成为“势利富贵，不可毫发根于心”〔1〕的观念了。

全祖望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说：“先生之家学，大河以北，莫能窥其藩者”。这话是正确的。太原傅氏，从傅天锡以后，连续七、八辈子都是好学能文。他们虽然也都学点“时文”，讲点“理学”，但那是作为进身阶梯之用的。此外，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学。傅天锡以《春秋》取得功名，于是他家世世代代，都要研究《左传》。正如傅山明白指出：“左氏世所习，上口当赋芋”〔2〕；“小子学编削，早知春秋味”〔3〕。傅霖曾批点《汉书》〔4〕，刊印《淮南子》，“精致无伦”〔5〕，并著有《慕随堂集》〔6〕，傅之谟将傅霖批点的《汉书》，作为家塾读本〔7〕。这些研究《汉书》、诸子的家风以及从事批点的读书方法，傅山通通予以接受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扬。

傅家对子弟学习的督责，一贯是严厉的。傅山少年时期，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。正如他自己说：“我十五岁时，家塾严书程，眼界局小院，焉能出门庭”〔8〕，他就在这“目不窥园”的读书生活中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明朝以科举取士，教导子弟读书，首先是为了应付考试，猎取功名，傅山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

〔1〕刘刊《霜红龕全集》卷二十二。

〔2〕同上书《寒月课两孙读左传》。

〔3〕同上书《览眉所颠倒宋书王镇恶传》。

〔4〕〔7〕同上书《两汉书姓名韵叙》。

〔5〕傅山批注《淮南子》手稿（现藏山西省文物局）。

〔6〕刘刊《霜红龕全集》卷二十七。

〔8〕同上书《莲苏同登岱岳》。

（秀才），二十岁试高等廪饩（廪生）〔1〕。

但是这一期间，他已开始认识到读书要关系到国计民生，作文要有创造精神，不能单纯地满足于“旧袭”。他曾写道：“念我弱冠年，命艺少旧袭，塾题试致身，满臆河山疚”〔2〕。这时，他熟读《昭明文选》；“记吾当二十上下时，读《文选》京都诸赋，先辨字，再点读，三四上口，即略成诵矣”〔3〕。由于熟读《文选》，便开始了韵文习作，《霜红龕全集》中的《秋海棠赋》，就是那期间的作品。后来他说这篇文章是“少年时信笔游戏”。从这“信笔游戏”，可见二十岁时，他能够突破埋头于八股文的圈套，也是“命艺少旧袭”的具体说明。

〔1〕戴廷栻《石道人传》。

〔2〕刘刊《霜红龕全集·始衰示眉、仁》。

〔3〕同上书《训子侄》。

二、到京请愿

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，我国封建社会内部的某些生产部门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导致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。但此时明朝的统治已经逐渐走向下坡路，社会阶级矛盾日益严重。当时皇族、官僚、地主们大量兼并土地而把负担转嫁给农民，于是农民迫于饥寒，而地主阶级的生活却无止境地走向奢侈，这种现象，就连当权宰相张居正，也无法隐讳。张居正于隆庆二年（公元1568年）八月上疏说：“今风俗侈靡，官民服舍，俱无定制。外之豪强兼并，赋役不均，花分诡寄，偏累小民”〔1〕。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，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加困难。万历二十四年（公元1596年），朝廷便派遣矿使税监分赴全国各地，进行搜刮。在工商业方面，增加了许多名目的苛敛杂税，“天津有店租，广州有珠榷，两淮有余盐，京口有供用，浙江有市舶，成都有盐茶，重庆有名木，湖口长江有船税，荆州有店税，又有门摊商税、油布杂税”〔2〕。所有这些税捐，都是委派宦官进行贪求无厌的敲榨和剥削。这一暴政，引起工商业者的极大不满而激成“民变”。从万历二十七年（公元1599年）起，市民群众反抗税监的事件连续不断地在发生。当傅山出生的那年——万历三十四

〔1〕《明史纪事本末·江陵柄政》。

〔2〕同上书《矿税之弊》。

年（公元1606年），云南发生了群众焚烧矿务公署、杀死太监杨荣事件，第二年陕西又发生了宗室、市民数万人包围税监梁永事件。这一类的斗争，直至万历四十八年（公元1620年）明令罢除一切矿税的时候，才告平息。

阶级斗争的日趋剧烈，反映到统治集团内部，就形成了企图改革现状派与腐恶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局面。万历二十二年（公元1594年），顾宪成免官回无锡，借东林书院讲坛，评论朝政，一般正直官员、士大夫们都倾向他。同时，反对东林的那些派系便指斥东林为“门户（派系）之争”。天启以后，宦官魏忠贤掌握政权，那些反对东林的人，同魏忠贤合流，想尽方法陷害东林。天启五年（公元1625年），原来因贪污被免职的御史崔呈秀钻进魏忠贤的怀抱，起复原职，从此崔、魏两人狼狈为奸，施用阴谋诡计，想把反对派一网打尽。崔、魏的胡作非为，又引起了市民的不满和反抗。天启五年三月间，当检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左副都御史杨涟被捕的时候，市民数万人自动集合，包围囚车，准备殴打执行逮捕的旗校，营救杨涟〔1〕。天启六年三月间，原任吏部主事周顺昌被捕的时候，苏州市民成千上万地聚集不散，为他呼冤。市民颜佩韦等振臂大呼，首先动手殴打锦衣卫的旗尉，打得他们抱头鼠窜。直至三月二十六日，才趁着深夜将周顺昌秘密带走〔2〕。

以上这一系列市民自发的反苛税、反迫害的群众性斗争，在当时特别在青年中间，不能不起震动作用。傅山曾写道：“夫群小之于道学，实无时无事不欲媒孽其短，幸而有隙焉，乘而攻之以快。崔、魏时，道学门户之徒，受惨毒死者殆尽。因受惨毒多死

〔1〕《明季北略·杨涟惨祸》。

〔2〕同上书《周顺昌》。

者，而门户之望益峻，小人欲一厕足焉，不能”〔1〕。所以当袁继咸受了冤抑，他就挺身而出，领导同学向腐恶势力展开了斗争。

袁继咸字临侯，江西宜春人，企慕文文山（天祥）的为人，自号“袁山”，天启五年进士，为人鲠直，一向对宦官弄权、官僚误国的腐败政治局面，表示不满。崇祯五年（公元1632年）十二月，他任职礼部员外郎的时候，曾上书营救为了建议裁抑宦官而被免职的周鐔。崇祯七年（公元1634年）二月间，总理太监张彝宪奏准“入觐官投册以隆体统”一案，具体办法就是各省布政、巡按以及知府等官觐见皇帝时，首先要拜谒宦官。袁继咸对此提出了猛烈抨击。他上书说：“诸臣未觐天子之光，先拜内臣之座，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？逆铛方张时，义子干儿昏夜拜伏，自以为羞，今且白昼公庭，恬不知怪！国家自有觐典，二百余年未闻有此，所为太息也！”〔2〕袁继咸一系列正直敢言的行径，自然引起了宦党的怨恨而设法打击他。

袁继咸于崇祯七年（公元1634年）七月到达山西提学僉事任所。他大力整顿学风，认真提拔人才，用“立法严而用意宽”〔3〕的精神，对待青年学子，取得了一般知识分子对他的爱戴。

万历二十一年（公元1593年），山西巡抚魏永贞在太原建起三立书院。崇祯九年（公元1636年），袁继咸取得巡抚吴甡同意，将三立书院加以扩充，选拔全省优秀生员二百余人，送入书院深造。

袁继咸主持三立书院，以文章、气节教导学生。每月大会三

〔1〕刘刊《霜红龕全集·明李御史传》。

〔2〕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七十二、七十四。

〔3〕戴廷枋《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》。

次，小会六次，他常常出席讲解。学员的生活费用都由公家供给，丰厚有余。遇着学生有病，他总要亲自去探望，并设法给他们诊疗。因之师友之间关系亲切，傅山更是他的得意门生。

正当袁继咸积极整顿三立书院的时候，张孙振来任山西巡按御史。张孙振是当朝宰相温体仁的私党，他迎合温体仁意旨，想通过打击袁继咸进一步打击巡抚吴甡〔1〕。崇祯九年七月间，有一天张孙振到书院讲书。一个绛州老书生孙有守在张孙振讲完之后，自告奋勇也要讲一段书。张孙振对孙的讲述大加夸奖，并责问袁继咸何以遗漏了人才？当面保送孙有守入三立书院。袁继咸说：“试过文章，如果好就录取他。”考完之后，袁继咸大抹孙生的试卷，批了无数的“不通”，并把这份试卷，贴示书院墙上〔2〕。这一下，触怒了张孙振，从此两人之间的冲突就公开化了。

张孙振串通了阳曲知县李云鸿，捕风捉影地给袁继咸捏造了十几条罪状，其中最恶毒的是说袁有贪污行为，向北京方面告发。九月末，吴甡奉命把袁继咸“解送来京究问”。傅山便和薛宗周号召全省生员一齐进京，为袁继咸伸冤，同时又向吴甡申诉，每天到巡抚衙门请愿。

崇祯九年十月二十日，正是袁继咸被押解上北京的这天，傅山和薛宗周跟踪着袁继咸的囚车，同时从太原出发。傅山起程以前，嘱咐他的哥哥傅庚留在太原，继续做发动工作，使从各县来的生员络绎不绝地到北京集合。

傅山与薛宗周到北京后，住在琉璃厂伏魔祠，联络到京的生

〔1〕戴廷枏《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》。

〔2〕王刊《傅青主集·因人私记》。

员一百余人，联名上疏。大家推傅山领衔，并由他起草诉状。当时接受人民诉状的机构是通政司，而通政司的负责人袁鲸，跟张孙振交好，对他们的上疏进行了一系列的阻挠、指斥，并以“冒名欺君”之罪，恫吓他们。一直拖延了很长的时日，通政司始终没有接受他们的奏疏。

当他们进行上疏的期间，张孙振施展了离间、威胁的手段。他派遣阳曲举人王志旦到京散布流言说：“我来时，亲自见到张按台（指张孙振），张按台说，某等在京上疏，他已写信给东厂和锦衣卫，捉拿他们了！”有些人就因此恐慌、畏缩起来，已经在疏上署名了，又要求撤消。傅山、薛宗周、白孕彩对这些人们，有的责以大义，劝他们坚持到底，有的索性抹去他们的姓名。张孙振又在太原威吓傅山的弟弟傅止，傅山便把弟弟叫到北京。

针对这一情况，傅山和进京生员曾几次刊印揭帖（传单），每天抱上几十本，分赴街头，逢人就送，特别注意到那些宦官、厂、卫方面的人。当时崇祯皇帝经常派遣宦官并依靠厂、卫中人巡查市面，刺探民间动静，这份揭帖终于通过这班人到达崇祯皇帝手中。

揭帖的内容，首先陈述袁继咸的政绩并指出他得罪的根由：

“袁教敝乡几三年，下车先以天下名教是非为海导，岁科再试，尽瘁积劳，往来盗贼戎马间，苦心摩研，士往往售知，一时贵介子不得与寒素较羸绌。强御之不畏，或其罪耳？”跟着针对张孙振诬告袁继咸的贪污，拿事实说明袁的一身清廉：“若夫自处，则方面宪臣、萧然一苜蓿广文也。孤身莅任四千里外，苍头一人，胥徒阒寂，无所假威，行户工匠悉宴如。”以下又列举了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，证明袁继咸绝非贪官污吏之流，也就是对张孙振的诬告作了有力的反驳：